

影印甲戌本首页“鉴是” 二字非胡适所补

吴佩林 尹玉洁

内容提要: 影印甲戌本《石头记》首页上,第三行的“多”“红楼”和第四行的“鉴是”五字与正文书法风格迥异,且均位于胡适先生印章之下,常被误作同为胡适先生所补写的。但是,甲戌本原本上“鉴是”二字并未缺失,只是略有损伤。影印本上去除受损“鉴是”二字并重新改补者,不是胡适,而是出版发行商;其目的是为了突出显示印章上“胡适之”印文的部分笔画。

关键词:《石头记》 甲戌本 影印本 凡例 补字 胡适

甲戌本《石头记》是指胡适先生当年收藏的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十六回残抄本,分装四册,书内文中、行间和页眉上有琳琅满目的朱笔并墨笔批语。胡适先生考证它为“海内最古的《石头记》抄本”,并以此断定《红楼梦》是“未成”之书,是记述曹家事实之书,最初底本是有评注的^①。甲戌本的发现,对后来的《红楼梦》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;

甚至可以说,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近百年来红学发展方向。

1927年夏天,胡适先生从一个主动找上门来的“卖书人”胡星垣处重价购得甲戌本,其后的三十多年间,人们对甲戌本的了解完全依赖于胡适所发表的《红楼梦》考证文章。1961年5月,甲戌本首次在台湾影印出版,此后该书的影印、再版异常繁盛;目前,甲戌本的不同出版社、不同年份、不同装帧的影印本已达二十余种。在这些影印本上,人们不难发现,首页下端第三行的“多”“红楼”和第四行“鉴是”五字书法风格与正文迥异,且上面钤有两方“胡适之”朱文印章(图1)。因这五字之上有胡适先生的钤印,人们通常认为均为胡适先生所补写的。但是,事实并非如此。

一、补字疑云

1961年5月,胡适先生将珍藏三十多年的甲戌本《石头记》交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,朱墨两色套印,首印了1500套,这个版本成为后期大部分影印本的母版。在甲戌本《石头记》首次影印之际,胡适先生专门为其撰写了《影印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缘起》和《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》,他在跋文中详细介绍了甲戌本在四十年来《红楼梦》的版本研究上曾有过的划时代贡献,并分析了有关曹雪芹、《红楼梦》版本、甲戌本藏书人等问题。关于甲戌本《石头记》首页及藏书人,胡适先生是这样介绍的:

我在民国十六年夏天得到这部世间最古的《红楼梦》写本的时候,我就注意到首叶前三行的下面撕去了一块纸:这是有意隐没这部抄本从谁家出来的踪迹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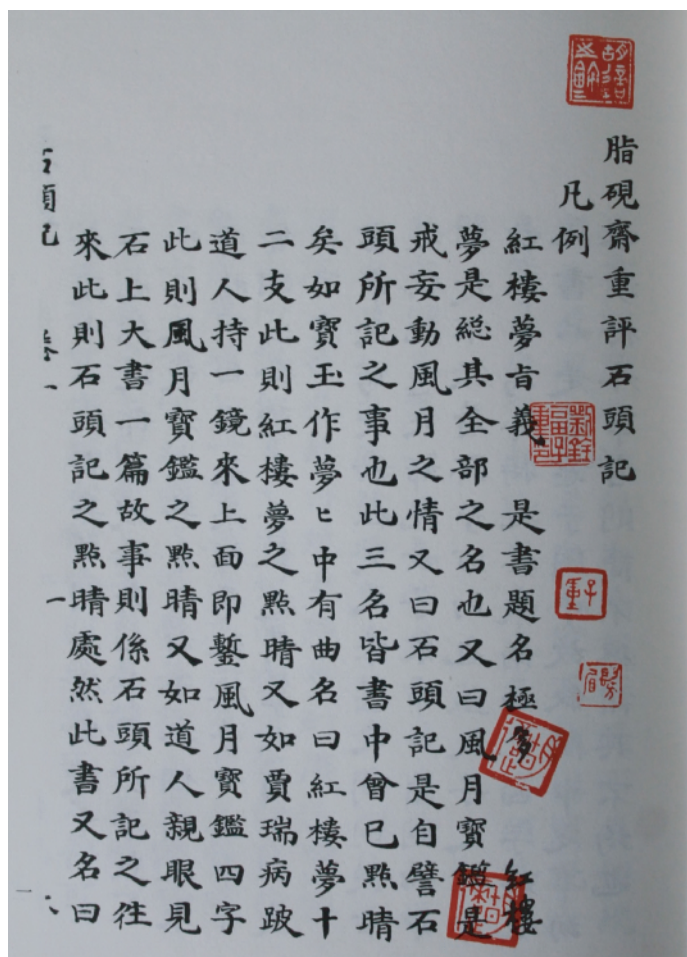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影印甲戌本《石头记》首页

来源《脂砚齋重評石頭記》(甲戌本)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。

所以毀去了最后收藏人的印章。我当时太疏忽,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住址,没有和他通信,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部书在那最近几十年里的历史。^②

胡适先生介绍甲戌本时说注意到“首叶前三行的下面撕去了一块纸”，因为前两行的下面是空白，只有第三行下面有字，因此撕去的字就应该是“多□□红楼”。胡适先生根本没有提及第四行是否撕去，即说明根据他的观察，第四行下面并没有撕去；因为“鉴是”二字位于第四行末，也就不可能被撕去。所以，如果胡适先生补字，只能补写“前三行下面”被撕去的“多”“红楼”三字，不可能补写第四行没有被撕去的“鉴是”二字。

胡适先生说购买甲戌本的时候“太疏忽，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住址”；但是，后来人们在他遗留在大陆的档案文件中发现了“卖书人”写给他的信，卖书人自称“胡星垣”，写信日期是1927年5月22日，地址是“马霍路德福里三百九十号”，邮戳为“十六年五月廿三日，上海”。这封信就保存在胡适先生收信的档案夹里，且写信人姓名和地址俱全。^③关于“卖书人”，看来胡适先生确实没有告诉人们真相，也许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吧。欧阳健先生因此认为“胡适有意隐瞒了卖书人的身份和姓名地址，从而掐断了别人追查这个版本来历的线索，其中的疑点是很多的。”^④

胡适先生对甲戌本的介绍，的确难以完全解释影印本首页上的补字情况。从影印本上看，第四行末端“鉴是”二字与正文书法特征亦有明显差异，与胡适“首叶前三行的下面被撕去了一块纸”的描述不符，难怪人们怀疑他这番话语的真实性。正如欧阳健先生分析的“只要翻检一下甲戌本的影印件，就可发现第一行顶格写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’八字，第二行低一格写‘凡例’二字，第三行为‘红楼梦旨义是书题名极□□□□□’，行末撕去五字，第四行末撕去两字。可见撕去的是首叶前四行的下部，呈斜撕状。……这就产生了胡适是否说了假话的疑问。”^⑤

曲沐先生也认为，“如今验看影印本，实是‘首页前四

行的下面’：第三行撕去‘多’字以下五字，第四行撕去‘鉴’字以下两字。胡适在装裱后补上撕去的字，并盖有‘胡适之’印章。……如今看来，此抄本在交到胡适手上时，即被‘有意’撕去这一重要部位，它所留下的痕迹表明，不管是卖书人或藏书人之所为，其作伪的动机甚明”。胡适先生在跋文中的解释和重新装裱的做法，似是在有意回避实质问题，也是他有意隐瞒甲戌本真相的众多马脚和破绽之一。^⑥

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、著名红学家周策纵对胡适长期秘藏甲戌本及其解释也不满意，他说“那本《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乃是1927年在上海买到，次年3月他自己便已发表一文，报告了这个版本的一些重要资料。但一直收藏了三十四年，经过许多人批评，才在1961年影印了一千五百部，这已是在庚辰本影印流通的六年之后了。胡适先生自己在跋文里也无法解释拖延这么久的原因。他明明知道这版本的价值和许多人对它的兴趣，与一般不大受普通读者注意的抄本古书不同，却不能像一百多年以前的程伟元一般，了解‘凡我同人或亦先睹为快’而把它‘公诸同好’。胡适先生在跋文里说，他把‘那位原藏书的朋友’的‘姓名住址都丢了’。这又是一件奇事，即使姓名住址丢了，为什么连是什么样的人都不肯一提呢？”从而觉得“我们现在应该赶快来矫正这种作风了。”^⑦

影印甲戌本上《凡例》首行的缺字、补字情况，确实与胡适先生跋文中的描述不太一致。但是，胡适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现代著名学者，一代鸿儒，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、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重要职务，人们似乎没有理由认为他连前三行或前四行都搞不明白。“鉴是”二字是否曾被撕去？影印本上是谁补写的？这关乎胡适先生的人品、学术诚信和治学态度是否严谨的问题，值得一探究竟。

二、潘重规教授的核实

最早关注影印甲戌本首页文字差异的是台湾红学家潘重规(字石禅)教授,但他只注意到了《凡例》第一行的“多”“红楼”三字。1975年夏天,他曾托毛子水先生查询原本情况,后来证实这三个字确是胡适先生所补。1975年12月,台湾胡适纪念馆重印甲戌本,精装一册,毛子水先生在为重印本写的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第二次重印跋》中,专门记录了此事。毛先生在跋文中说:

我现在要借这个重印的机会把一件和这个影本有关的事情告诉读者。影印本的第一页第一行的“多”和“红楼”三字,潘石禅教授疑为胡先生所补写的;曾于今年夏间写信嘱我代为查询。我函商胡先生哲嗣祖望兄;祖望兄即转请蒋硕杰教授代为校对。上月中,蒋教授给祖望兄的信有下面一段:

潘重规先生之推测,完全正确。原书是页表纸破损一角,自“极”字以下第一行之原文尽失,“多”及“红楼”三字,显是适之先生补写于里纸上者。自原书上犹可辨纸色略有不同;但自影印本中则不易辨矣。唯字体与原书其他各字显然不同;且“多”及“红楼”三字上均盖有“胡适”图章,显系适之先生指示后人此三字乃其补写也。

在这里,我可以说,由于潘教授读书的仔细,蒋教授考订的精审,这个影印本仅有的疑点实已涣然冰释。这两位学者,都是这个影印本的读者所应深深感谢的。^⑧

胡适先生去世后,他收藏的甲戌本《石头记》寄藏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。蒋硕杰先生曾任康奈尔大学教授,当年有机会查看原本。经蒋教授核对,“多”“红楼”三字确实是胡适先生补写于里纸上,并钤有自己的印章。同胡适先生自己的介绍一样,蒋教授给胡祖望的信中亦未提及“鉴是”二字。也就是说,甲戌本原本上“鉴是”二字可能没有缺失,“胡适之”印章下的“鉴是”二字与正文书法风格一致;否则,蒋硕杰教授怎么能视而不见,且只字不提呢?而且蒋教授的校对结果与胡适先生的描述完全相同,二者可以相互印证,说明胡适先生当年所言不差,倒是我们不该草率地怀疑胡适先生对甲戌本的介绍。

三、原本上“鉴是”二字并未缺失

胡适先生的描述和影印本上的情况不符,哪一个真实反映了甲戌本原貌呢?最简单的辨别方法就是对照一下甲戌本《石头记》原本。胡适先生购得甲戌本后,一直收藏了三十四年;1962年胡适先生去世后,甲戌本《石头记》被寄藏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图书馆;2005年才由上海博物馆购回,今保存在该馆的图书馆内。但是甲戌本购回之后,并不对外展出,也不借阅,只供图书馆研究之用,普通读者仍难以一睹其真容。好在近年来已有红学著作中登载了一些甲戌本照片,可以帮助我们一探首页缺字与补字的真实情况。

1980年6月,首届国际《红楼梦》研讨会在美国麦迪逊市召开,大陆红学家冯其庸、周汝昌、陈毓罴等参加了会议。会议期间,甲戌本原本被借去展览。会后,冯其庸先生借得此本,仔细翻阅,还拍了一些照片^⑨,其中就有《凡例》首页照片一幅。该照片今可见于辽宁人民出版社(2005)、西泠印社出版社(2008)、青岛出版社(2013)等不同版本的冯其

庸先生《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》中(图2)。在海燕出版社2004年版周汝昌等校订的《石头记会真》中,也载有一幅甲戌本首页的照片。冯其庸和周汝昌提供的照片,均很好地反映了甲戌本原本首页的真实面貌。

在甲戌本原本首页的照片上,“鉴是”二字的确位于胡适先生印章之下,但却不是影印本上的样子。原本上“鉴是”二字均为原抄手的字,书法风格与正文一致,并未被撕去和改补;只是二字在撕去第三行下端时,受到了一点影响,部分笔画不完整而已。其中,“鉴”字受影响较大,右侧缺失约五分之一字,而且字迹不十分清楚,似有揉搓褶皱迹象。“是”字中间的一长横划和最后一捺划的末端似缺了少许,但均不影响文字识别。从纸张的颜色差异看,正如胡适先生所描述的,前三行下面被撕去了一块纸;虽然撕的界面不甚整齐,但也不是“呈斜撕状”。这撕去的一块纸对“鉴是”二字略有些影响,但二字依然存在。

近年来邓遂夫校对甲戌本,亦曾对此处补字作过专门解释;此处“多”和“红楼”之间的两个空格,他补“一曰”二字,并作校记云:

“□[多]”“□□[一曰]”“□□[红楼]”五字及“□[鉴]”“□[是]”二字,底本上原破失(似因此等处钤有原藏主印鉴,被人有意撕去)。原已补写“多”“红楼”“鉴”“是”五字[“鉴”“是”尚存左半,仅添补右半]均为胡适手迹,补字处钤“胡适”朱文印二方。今从所补,并加补“一曰”二字。^⑩

邓遂夫颇得周汝昌先生赏识;周先生曾为邓遂夫校对的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》作序,并提供了录副本书影及胡适先生信件的多幅照片。邓遂夫可能是看过周先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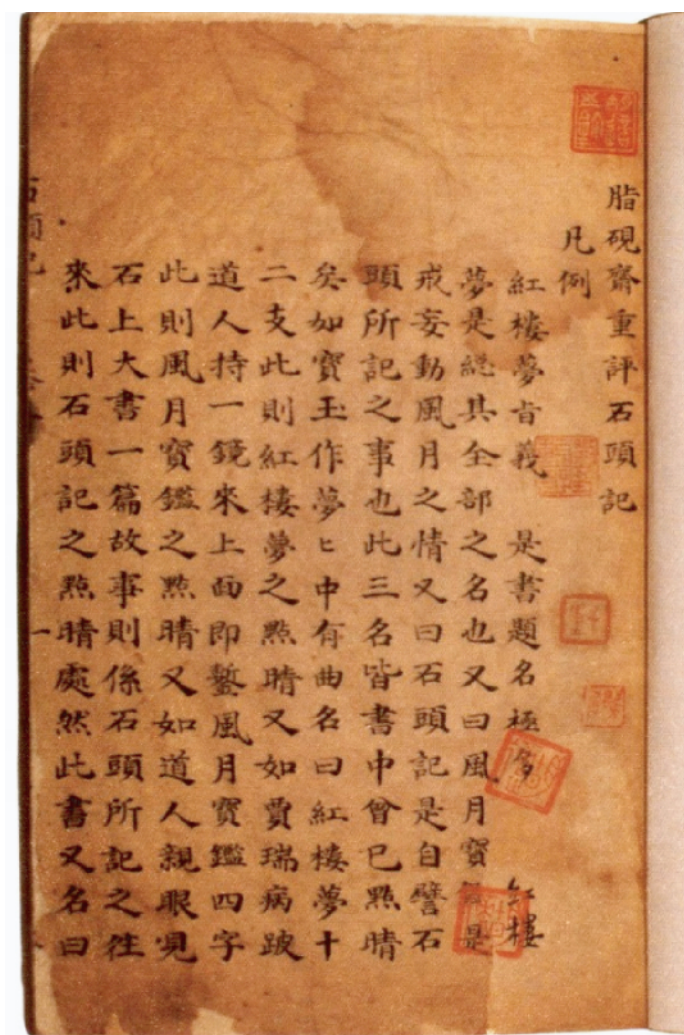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 甲戌本《石头记》原本首页照片

来源: 冯其庸《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》,
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

书中或收藏的甲戌本首页照片,从而知道“‘鉴’‘是’尚存

左半”；但他“仅添补右半，均为胡适手迹”的判断，却明显错误。首先，从影印本上看，“鉴是”二字左右笔画连贯，并无任何拼接痕迹，每个字都是一次完成的；而且影印本上已经完全没有“鉴是”二字尚存的左半，全部为后补。其次，胡适没有说第四行下端被撕去，他又如何能补字？再者，“鉴是”二字的书法风格与“红楼”亦不相同（下详）。另外，邓遂夫说“多”“红楼”“鉴”“是”五字破失“似因此等处钤有原藏主印鉴，被人有意撕去”，也不符合事理。因为原藏主的印鉴不可能钤于正文文字之上，这是藏书家钤印收藏章的常识^①，如胡适先生的“胡适之玺”藏书章即钤于首页首行上方空白处，且不压字（见图1）。

四、谁动了“鉴是”二字？

影印本上“鉴是”二字的书法风格与正文截然不同，明显是后来替换的。既然是影印本上文字发生了变化，那就是影印者所为，即是出版发行者的责任了。在影印本上，“鉴是”和“红楼”同在胡适先生的印章之下，字体结构、墨色等特征又相似，所以很容易被读者误以为都是胡适先生的补字，这恐怕也是出版社追求的一种效果吧。但是，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和对比，“鉴是”二字与“红楼”二字的书法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，“鉴是”二字笔画生涩、轻浮，看上去像是一笔一划刻意涂描的，绝不似“红楼”二字那般书写流畅、结构紧凑、一气呵成，肯定不是胡适先生的笔迹（见图3）。

更为明显的是，影印本所补“鉴是（鑑是）”二字均笔画残缺，似是为了不掩盖胡适印章上的笔画。例如，“鑑”字上段中间的“臣”写作“白”，右下的“皿”缺少最左边的竖划，“是”字缺少下面的一短横划（见图3a）。如果把这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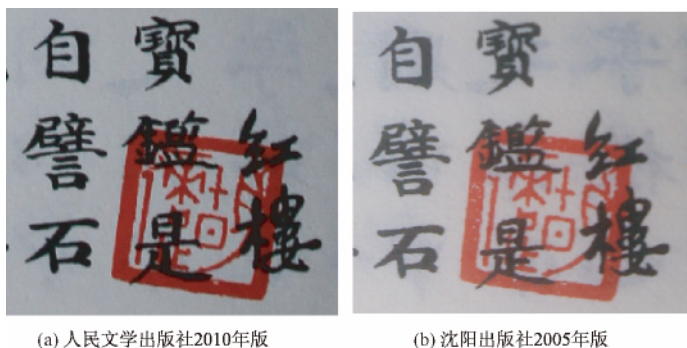


图3 影印甲戌本首页“鉴是”二字细部

处缺笔补齐,恰恰将遮挡住“胡适之”篆书变体印文的关键笔画,尤其让人难以辨认“是”字底下的“之”字。试想一下,作为一代国学鸿儒的胡适先生,怎么会小气到如此地步——单单为了突显自己印章的印文,竟然写错字、毫不考虑补字的完整笔画呢?所以,去除受损的“鑑是”残字,并重新补写错字“鉴是”者,绝非胡适先生,只能是出版发行商所为;其目的很明确,就是要突出显示胡适先生印章上的印文。有的出版社似乎认识到此二字缺少了笔画,是两个错字,于是在翻印或重印时又进行了进一步修改。例如,在沈阳出版社2005年版的重印本上,原缺的“鑑”字右下端“皿”部的最左边竖划、“是”字下面的一短横划均已补齐,补齐笔划的“鉴是”二字果然遮挡了胡适印章上的一些关键部位(见图3b)。^⑫

甲戌本影印之前,“鉴是”二字已受损,出版社适当处理或改补,本无可厚非;但只是为了突出显示胡适先生印章的印文,竟然不惜使补字笔画残缺,就大不应该了。况且这补写的两个错字均在胡适印章之下,难免让人误以为是胡适先生本人写错了字。更何况甲戌本有他本皆无的“凡例”五则,首页即为“凡例”开端,是红学研究中被关注的焦

点之一。这处补写的错字正位于首页前四行的下端,造成了与胡适先生跋文所介绍的甲戌本首页不相一致的事实,从而引发人们对胡适先生学术诚信的怀疑,如此改补着实不当。

读者购买古籍尤其是孤本的影印本,一般不是为了当作普通小说来阅读,更注重其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,故应尽量仿真,以保持原本原貌。即使为了读者阅读便利而勘误,也应有所说明或出校记为宜。像影印甲戌本这样,出版社对“鉴是”二字的替换和改补,不但没有必要,反而给读者和研究者带来了困惑,是弄巧成拙,费力不讨好。

注释

- ① 胡适《考证〈红楼梦〉的新材料》,《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,第142—170页。
- ② 胡适《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》,《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》,第291—292页。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,下同。
- ③ 杜春和《胡适考证〈红楼梦〉往来书信选(五)》,《历史档案》,1995年第2期。
- ④ 欧阳健《〈红楼梦〉真本辨考》,《古小说研究论》,巴蜀书社1997年版,第419页。
- ⑤ 欧阳健《还原脂砚斋》,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,第76—77页。
- ⑥ 曲沐《胡星垣的信和胡适之的谜——甲戌本〈石头记〉卖书人的发现说明什么》,《贵州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,1997年第1期。
- ⑦ 周策纵《论〈红楼梦〉研究的基本态度》,《红楼梦案——周策纵论红楼梦》,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,第6页。

- ⑧ 毛子水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第二次重印跋》,载曹雪芹《乾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,台北胡适纪念馆1975年版。引文中“影印本的第一页第一行”实指第一页“凡例”第一行,即首页第三行。胡适先生图章之印文实为篆书变体“胡适之”,非“胡适”。
- ⑨ 冯其庸《影印〈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〉甲戌本上被胡适删去的几条跋文》,《红楼梦学刊》1982年第3辑。
- ⑩ 曹雪芹著、邓遂夫校订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》,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,第81页。
- ⑪ 尹玉洁、吴佩林《胡适甲戌本〈石头记〉上的藏书章》,《图书馆杂志》2013年第8期。
- ⑫ 曹雪芹《脂砚斋甲戌抄阅重评石头记》,沈阳出版社2005年版,第1页。

(本文作者: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商学院、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图书馆;邮编:264209)